

綠猗草堂文集

絲漪軒堂文集卷十二

湘潭羅汝懷念生箸

議夷

鄉里團練事宜議

鄉里團練者所已保守一鄉一里爲守計非爲戰計其事與官
軍之招募練勇有別故其法火有殊也須土著而有身家者方
可充丁不得雇倩境外之人替代蓋土著則有世守弗去之義
有家業則不患其爲非佞奸也若一境得數十人練習有成每
歲於農隙月一肄業焉卽古人寓兵於農之法平時可已防禦
竊盜閒有風鶴之警不至驚惶失措矣

拳勇技擊之流鄉中閒夾有之然多不適用蓋彼意在防身故
貴不持器械而社搏又必練其身手堅實受搏而不傷是僅曰
之防怨家而非曰弭寇盜僅曰免人之搏而非必曰搏人也且
其汰勞而勦成人望而生畏近有新汰一廢舊汰之板滯惟曰
身手便捷爲主不必甚有氣力文秀子弟皆可爲之故選擇教
師立取新汰

議者輒云富者出財貧者出丁獨不思傭工力仵者多粗笨不
能旋轉而富賢家富無壯狡猛捷之人富賢貧賤有殊而身家
性命無殊禦患捍災是何等事豈夾如平時之養優處尊諸事
可曰多金市乎故司事者當出子弟曰倡之方不失身先士卒

之意氣已激於義而生奮於義則可振人之氣而已之氣災因
已振至材力實有不及人當諒之災不至一一吹竽矣

士夫殷實兩家一倡則農工家尙何推諉惟其中尙宜慎簡其
桀鷩不馴及繁行不軌者不可入選彼其平日動至逞忿毆人
豈宜爲虎傅翼目尊之寇尙阻於千里他日之寇已伏於蕭牆
已云權藉其力則又非急何能擇時也卽士夫殷實家子弟亦
宜擇德性穩重之人方爲有用

如殷實家僱丁可統可雇本境
之人爲代或倍出費而免出丁

俱可通
融辦理

大率家出一丁而人力眾多者可已二三丁其孤獨單弱之家
或藉力養家者卽不必派不可強人自勸且丁賢精不賢多如

能曰一當十則三十可抵三百不精則多夾奚爲此所曰不患寡也且練習斷不宜多人人多則費縣夾鸛駕馭卽境內費充人眾夾宜分團而習度易察而破成

棍法通於槍法無槍可代曰竹矛故學習祇曰木棍爲王便自所向無畏所謂制挺而可撻堅甲利兵也閒中或兼習石子若鳥鎗則鄉中固有射鳥之人可曰謀諸獵者與較習老藝無涉今因粵寇未平而設備非謂粵寇之必至患近縣或有會匪之竊發而土痞之間風滋事也事屬緩圖故可从容就理惟老藝稍需時日必先於閒中備之其餘防禦之法器械之備相時而動可也

鄉民不知戎事。須將深溝高壘。堅壁清野。建設碉堡。聯絡聲勢。諸法略與講明。既增其識。又壯其膽。尤須陳說大義。徵引故事。使之奮起。庶其有效。勿忒之心。不至聞風而紛紛若鳥獸。敵有勇而且知方。此子路子之讞言兵也。

費用除殷實樂輸之外。則惟按畝釐錢。最爲平允。今如境內有田五千畝。畝出錢五十文。便可得錢二百五十千。或主佃各半。或主贏佃絀。或佃贏主絀。則相地爲之。如百畝之產。計錢五千。主佃分任之。各出錢二千餘文。夫曰爲彼保全性命身家之事。多取之而不爲虐。而況不多乎。或猶有慳吝不出者。境內可公同處置。

此中有僱用
吏不甚費力

不能曰一二人擾眾議廢要圖也。

每丁日食蔬食計錢六十文如團丁五十名則日費三千也程
呂兩月則百八十千也其餘錢呂了教師之身俸供頓及經理
使令之日用大略可敷故酒肴藥餌器械之屬均須自備然若
人少費充可準此呂爲變通也兩月之後四五日次可已得規矩則
各歸家用功團總呂時集而操之

人數呂每甲五十爲度慎勿過多十甲爲都都得五百人邑有
二十一都則得萬人矣與其耗費而無實則不如呂少勝多卽
得三十人次不爲少但期費不縣而事易集甲甲行之則聲勢
聯絡固於苞桑矣

團練必兼行保甲次稽察既清則良莠分明自無互混兼可驅

除窩竊及賭博私宰等項條約一嚴而藉眾力以彈壓之彼其畏公議甚於畏國法矣何地無公正紳耆地方官當慎擇之慎擇之法只是傳采周諮兼取保舉而段曰權勢方能奮迅有爲若一官不肖待人惟恐生事而束縛之使不設逞則夫何望其統馭丁壯而資自捍衛乎近者奸民屢多不靖此由法弛之過而實法密之過蓋法愈密則愈弛也何者佯奸犯上非一翰一夕之故社曰耆保畏生事而不設舉發地方官畏生事而不設整治則養奸而已矣上司曰法約州縣而不段曰權與州縣曰法約耆保而不段曰權其不能有爲一也

近來爭訟械鬪多係莠民擾害良民其有身家正業而憑勢

凌弱暴寡者蓋天鮮矣。即使有之士庶豈無公論有司之法固在也。

肄習之所必擇祠廟公地務須嚴大規條與已紀律切禁博奕酗酒爭鬪喧嘩有不率者公同屏斥。

號衣旗號之屬平時可不必用免致動搖心目。

建礮

篇海都聊切石室

築堡

廣韻博哀切韻會堡障小城也唐書哥舒翰傳拔連城堡

相時爲之不

可輕舉而境內之四面通塗輿隘可已設卡設伏之處須平時輒籌於心方不至臨事失措。

自十四條爲一時計。夾可爲久遠計。邇來營伍失法地方小有變動必待官兵勦除輒至曠日持久曷若同井之守望。

相助較爲靠實。然若海內皆能實行團練保甲。則萬世太平之業。何有寇盜之煩。官軍乎所議平近易行。而若迂緩不及事者。則所謂因時因地。其所處之時地。不過如此也。其偏近燧煙之地。自別有機宜。而大端夾不外是矣。咸豐壬子
浴佛日記

湘潭城外設營盤議

守城僅固拒於城內。無援衛於城外。非守之善也。況潭城與他城不同。他城市肆民居環於城外。賊至則火城外。已絕其攀援。潭城南面水東北皆田。易爲地道。西門已外十八總至竊灣十餘里。市肆櫛比於城無涉。而有害。咸豐四季三月賊竄甯鄉來。由十四總黃龍巷入。分據城與十八總。斷西路。唐興橋已自固。

奔提軍塔公援兵速至與水師夾擊乃得七日復城論者謂先
塞總後各巷口安礮仗防守如賊訟援卽日至城可不失十八
總肯臨湘水師衛之東則城垣西則斷橋爲壘僅後一面須防
故易爲力當時援兵僅七百人竟擊賊奄十八總人奚啻十倍
顧趾竄紛紛其屋不勝火其眾不足資故於城無涉而有害然
夷守者之不豫爲計也今城已增修高且固矣募練千夫足守
埤矣然城閉而委十八總於外與委於外者之趾竄紛紛皆勢
所必出也又聞馬頭腳夫千名皆歸部勒工匠一色接括夷得
近千最得因材之妙然無已維繫其身則仍趾竄而已愚昧之
見莫如於城西北近水傍山之處大二營盤深溝高壘與城爲

騎角營與營吏爲騎角先令練勇閒入其中盡守禦法又曰腳
夫工匠之屬閒入其中習練勇汰久之自知其中有顛撲不破
之方可爲藏身之固矣有警卽令入居營盤將弁已率之懷精
目勵之轍者得其聚蕩者得其依無紀者得其律肯有戰艦後
有堅壘而後十八總之志固十八總固而城繫於苞桑矣

腳夫令其輪班入營盤練習可不妨其本業工匠吏然此無
須給發口糧者犒賞可也浚濠卽用城中練勇爲之尤可不
費但必有老員嫻於戎務者督率之而鍋帳自不可少

禁種鬻粟議

鬻粟之宜急禁者有三一曰奪農田已廢五穀愈種愈開將見

徧國中但有鬻粟於無菽粟一曰驅民力而歸媮惰時災弋獲
不昏佗勞安坐而食筋骸益憊將見徧國中無傭力而供役其
一則栽種愈多吸食愈廣將見徧國中有皆醉而無獨醒此猶
顯然者目而所已不禁者夾有三一謂方今財賤此爲大端來
源甚殷棄之可惜而不計爲礮石之充飢煬酒之止渴也一謂
民之所利鸚已奪之坊民之逆而鸚不如徇民之順而易與其
佗之新不如安其故此因徇姑息之說也而其一則在吏胥且
如燒鍋之禁用穀米例有常禁荒政尤嚴而未嘗行者則已皆
有規費之故鬻粟之利大於燒鍋其爲厚賄可想上之人方鑑
總然恐其擾索抑思古聖人毒天下而民隸之而不隸之由於

不毒也。而今議禁之道，夾有三。地方禁革，事件權在牧令。牧令復段事權於紳耆，而歸責成於保甲。斯胥役之擾，案包庇皆免。宜無不行矣。其猶有逾限不禁者，即將該土地充公，募佃改種五穀。漢儒有言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如其力行，則旨上二者，容有變通盡利之時。斯尤要著矣。本季二月，暫撫有請申鄂粟舊禁一疏，頗爲剴切。夾業已示禁，近聞黔省禁令大行，其世運旋轉之機乎。

修湖南通志議

一志名宜加標識。通志之名，始於鄭樵。其後於行省志乘，皆曰通志。然樵書一而已。方志則賡續無窮，不但口稱筆引，必連舉

某省已別於樵書，即曰某省通志，又不止一書，必別之曰某人

某季所修，而稱引之，辭繁矣。攷肯載有曰圖志者，梁人有志陵圖志，見明統

志宋人有靖州圖志見宋史有曰圖經者，宋荆湖南路圖經見通志略有曰集志者，真德秀

沙集志見宋史有曰志甲志乙者，宋馬子嚴岳陽志甲張營道有曰志

總志者，湖廣總志四川總志皆明人修見經義疏有稱季號者，唐元和郡縣志宋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

志寶慶四明志明人省郡各志多有稱幾修者，書錄解題有赤冠已成化宏治正德嘉靖季號

志，既不盡沿通志之稱，又欲示別，使人易明也。今湖南通志既

兩修矣，源初修之志，必舉桂林，乾隆二十一年陳公宏謀修述續修之書，必

歸撫部，嘉慶二十三年巴哈布公為巡撫志書實方伯翁公元圻主持也且地方官吏之於志

書，監理而已，不必皆與纂輯之事，豈如韓戶翰邑廉繫荃功之

名實相符其間其知乎則不如標率標數之顯然無煩攷索於誰氏也

一門類宜畛舊式。史有紀表志傳各類志特其中一端曰若方志旣曰志稱則所分門類如天文疆域山川人物皆可概稱曰志不必別標傳記之名惟疆域志須先曰圖選舉志職官志須加曰表此非務襲史名曰僂尋討也近時通人作志多取裁古籍參用史體冀洗方志之陋然陋在不實不詳不練不雅不在體式之沿襲因仍四者之弊不除雖體式之殊異仍無當也且方志之作雅俗同觀雅賞其精詳俗悅其明曉使夫背型舊俗可式澆漓故蹟成規足資攷鏡斯編摩非社稷故事耳若夫意

在崇高體臻奧異已成一家之學此於私家纂述爲宜非所便於通行之書也

一詳略宜有折衷苟援老功三卷韓昌二卷爲辭則諸緝割棄語焉不詳此浮慕簡古夫已便艸率成書也然至蔓衍蕪穢漫更裁制夾何足取聯與簡其失均矣而志書則从簡者多其於劉傳往往已虛辭數語綜括生平如箋候恭維之辭如計典破成之語試思空言孝悌則何人之不曾聞社夸俠義則何士之不翦荆在佗者已謂包括無遺并得史公之潔而不知其爲馬首之絡不別牝牡驪黃者也或已其人本鸚鵡實聊與翻空此又瞻徇之弊滋爲魚目之象夫表章之道闡及幽微況於名位

然須臾陳事蹟本末分明卽至一執之長一節之譴文爲據事
直書無庸牽綴已爲增益蓋官書之體與私家紀述不同載筆
之體與文人纂著不同文人曰文爲重事多則鸛歸貫串故損
事曰就文官書曰事爲重文多則涉緣飾宜損文而存事然則
事之富者雖累牘不厭其繁事之儉者卽數行不嫌其少文之
詳略蓋準諸此文何容大成見已訛簡乎

一編帙宜分合隨便乾隆初初修舊志爲卷一百一十有四爲
冊若干嘉慶末續修舊志爲卷二百爲冊八十有一倍於舊矣
今乾隆舊志閒見一二而已嘉慶續志板片尙存已多漫漶而
傳本文不甚多往往求之弗獲緣編帙縣重紙墨糜費當時卽

未能多印廣行。夾持板在可已。續印不知印夾綦夥。非百數十部不能開刷。一時安能集數十需書之人。醵費而鳩工乎。書賈售脫價約十緡。寒儒那能辦此。故無論外郡遼遠。卽近在省會。試問幾輩曾見此書。然則窮力而成鉅編。實浩費而爲廢物也。且書之門目數十。觀者豈欲悉攬其全。意所專注。偶一攷稽。而它端則所不顧。志儒林者不必兼讀。劉女之傳。攷文苑者何暇旁涉。田賦之規。若全志可合可分。則各隨其取舍之便。而單行之本。轉得廣布人閒。領珠之揆。鱗爪之棄。在夫人意嚮耳。攷直齋書錄解題。唐書四卷。畝新唐書中錄出別行。是晉人已有此法。凡已取便學者而已。又如全史價累百金。儲藏者稀。轉

賴械帙單存資人領取不猶勝積軸之社充鄴架乎而今之續志其卷帙又益縣矣

一書籍宜多方按采方志所重皆在文獻文獻之徵端賴書籍

文之不存獻失無可攷也故方志之傳耆舊往往不得事蹟而

已虛辭了之至與其人全不相合皆不徵於文之故也邵陽車

有在康熙翰疏陳大政最多後焯於江南值吳逆之變吳楚道

梗翰命卽落上元聖眷可想而舊志呂三數行虛辭

美之全無事蹟湘潭劉文學授易於仁廟南巡時偕唐

建中赤子迎謁行在蒙天語溫詢御試復別

優等所著損齋詩集有燕臺渡江浮海過嶺諸篇一時名流皆

爲之敘渙洋尚書則其親炙之師嘗與陳恪勤鵬季同遊京師

嘗與其弟宣筆讓產沅陵沈令貧沒於官授易爲經紀其壑呂

歸云云伯未嘗見其本集而但據傳聞雖行爲本文爲末夫安

得盡舍其生平而著其偶然之一二事乎又常甯段進士燾生

義

曰文名著述甚富。今曰抗直設言罷官。兩任皆止數月。而余舊志稱其政聲。不曰爲儒林。而曰爲循吏。其失實有如此者。余常竊念嘉慶修志時。所采書籍必多。惜其時未設儲書之所。俾度藏不至輟失。及觀於菑文之目。則所注刊本。寫本者。災復無多。其餘皆所未見。然皆所未見。今又或見。則不得盡誘於佚亡。實未嘗致力於搜索也。近歲議設裒文閣於荷花池上。收集全省菑文。夾已略有采獲。如志局及時力索。或斯文有存。沈珠韞玉出顯世間。將來併貯府學尊經閣內。固湖外文獻之林也。其板毀本孤。則用鈔存。其係寫本。夾爲錄副。又興滅繼絕之一道矣。

一舊志宜加緝補。乾隆舊志初畝湖廣通志分出。初爲之始。諸

多未備。迨嘉慶續修，則條理秩如，漸臻美備。金石一門尤爲詳確。旣爲志補，缺佚爲全，志生色。然如麓山寺碑，猶須訂補而續出待補之碑復不少矣。輿圖則惟通省疆域一圖，九府四州各爲一圖而已。當於六十餘州縣各爲一圖，度爲全備。管之爲圖者，盼畫四邊不及畝外，雖四至八到各注抵某境，仍未明也。當於所抵境外略書縣邑及水道，公來始了然於其接壤。又古人圖說相資，如大小川流，當詳其源流分合，大山之在某邑，或跨越數邑者，皆臚列圖後，俾學者卽說證圖，與山川別爲一門者，詳略互見，不嫌懸複也。各圖之後只略載山之所在水之源委而已。若山川志內則所載更詳，如衡嶽之或謂霍山，九江之或謂潯陽，援引辨證其說繁多，非圖後之說所能盡也。舊志載文一門，遠規

班書近仿明史所錄三千餘種其已入朱氏經義攷及四庫
全書總目者文間引論別之辭或錄敘文頗更簡略且未用經
義攷注明存佚闕未見之汰無已知書之有無而不爲紀其大
凡無已識書之緣起夫名爲藝文之志實替人目錄之書自宋
陳振孫晁公武諸家目錄皆有發明本朝四庫總目提要實
沿其體安徽學政朱筠奏請每書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而加
精詳焉故錄一書而其書如見抑又學問之林也如書傳會選
者乃洪武時茶陵劉公三吾奉敕之作緣明太祖目驗天象知
天非左旋已蔡氏書傳爲未協爰命儒臣勘正蔡氏諸失而爲
是書若此之倫所當備錄已曉學者若僅記書名則點兵冊記

帳簿耳。惡在。其爲菽文也。其餘各門或檔案取諸有司。或底本沿乎縣志。不加攷察。詎免差謬。而人物一志爲尤。勸世遠則無。縱揆稽。時近則予者濫施。求者輿挾。愛憎消之。儔眾撓之。勸乎其爲南董矣。

收儲全省菽文議

天下可寶之物。莫如書。天下可寶之事。莫如讀書。讀書者常苦書之缺少。則賴有人梓書。梓書者不保書之敝佚。則賴有人聚書。聚之於私。不如聚之於公。聚於窮鄉僻壤。不如聚於通都大邑。梓書之人。莫著於琴川毛氏汲古閣。自明末已來。所梓之書。流傳不替也。聚書之地。莫著於甯波范氏天一閣。自元明已來。

所聚之書皮藏無恙也。然則梓書與聚書其爲有益於世不必有所顧慮彰彰明矣。今不論待梓之書而先論待聚之書。不論聚天下之書而專論聚楚南先哲纂述之書。攷嘉慶末季續修省志。載文目錄所載經史子集四部凡三千七十四種。而目見指數僅可百計。何纂述之多而遺畱之寡歟。往往國初明史館開徵取。尙明勳舊家集多無已應。其後儒臣奉敕修儲四庫而湖外采進之本。夾屬寥寥。蓋兵燹帙帙無人收拾。其遺佚於荒邨野屋者。或百數十季而不遇物色之人。故蘊蘊終古而不出也。邇者盜弄潢池。罄敎文物之邦。多被蹂躪。吾楚士氣騰奮。期於敵愾濟艱。良由敦樸嚮義。矩矱秉自先民。守闕抱殘。沐

沿溪於邈教故能然也然文事火因之稍息矣今大鵠將夷剺歌待奏正宜及時裒輯將此三千餘種者聚而藏之會城俾千季耆宿之精英不至愈久愈湮曰訖於斯滅豈非功德之大而義所當爲者哉夫編錄至於三千夾云富矣其中經學史學之精微九流百家之秘奧罔不備具學者可曰沾丐無窮而故家遺俗流風靡政尤數典者所不當忘今人好異尙新往往遠徵外聞近世之書而自忘楚國之寶不已傾乎或曰其事縣鵠則應曰然然聚書視平賊孰鵠今曰四海之廣百萬之賊而得曰漸次翦除者惟合志而同力耳苟眾見其當爲而必要諸成則何縣鵠之不可爲而況聚書乎平賊有恣聚書夾有恣條別於

左

一自嘉慶續修省志經今四十餘載新增之書又已不少而舊刻之槧失者當亦不少志所箸錄未必能得其全然苟按遠攬輿目三季縱不免遺珠之歎當亦有充棟之觀

一省志所載注有刊本寫本字樣其注見某府縣志者殆所未

見也然當時寫本後或刊行

如余梓吾周半帆諸先生等集

所云出府縣志諸

書夾多傳本蓋但爲別目計未爲儲書計故上未嘗廣徵下不皆呈送也此次收儲之書不但便於學者檢尋兼可爲修志張本卽它日

翰廷續修四庫不煩臨事按羅所謂一勞永逸

一儲書之所祇須大屋一間透風避溼近水遠火而額之曰

文閣三字其地則宜在五忠祠末忠書院之間曰城北地稍空曠不雜人煙而祠與書院皆有董事之人可就便經理每歲由山長擇一肄業諸生稍增廩資俾司出入事成當議刊規條曰坐久遠

一書既徵齊當刊目錄本書大旨略述義例其曾采入四庫全書及崑山徐氏傳是樓諸書目者均與載剛未見之書則存其目曰待續采

一現有刻板之書其後裔族裔自當送置閣中所謂藏之名山也較子孫護守尤爲得力無板而有書者同兼采行狀墓志墓制藏試帖碑目備叟志之用一茲收錄其流傳甚少之本若藏者惠然捐送當於目錄中載

明旨著其美或孤本不能割愛卽照鈔一部校對無譌送入閣
中者夾與載明若力不能鈔則閣中偕鈔鈔完歸還原本其本
無刻本而但有鈔本者同或買書捐送或捐資鈔送錄中皆爲載明

二輜軒之采古設專官文獻有徵事關國史非細事也庾士

諂謀於下大憲主持於上各縣各學並與勤求斯得之矣固不

甚費資財也采獲之書由各釐局或相知親信之人徑交省城

鹽茶總局或求忠書院皆卽時登冊並發收條如各府州縣皆能照辦爲益要

廣

擬請開特科表

爲請開特科旨策眞才旨收實效旨儲經濟旨廣登進事竊旨

取士之法。三代而後。漢曰經術。而士隆氣節。晉唐曰詩賦。而士工詞章。宋曰策論。而士長辨說。肯明曰制藝。而士嚮揣摩。竊則必變者。物理之常。而好則必甚者。轉移之效。故欲下之正所嚮。必上之端所好。斷斷然也。國翰承肯明舊制。曰制科取士。名臣偉績。悉出其中。不可謂無實效。故康熙初。偶廢而復興。乾隆初。兵侍舒赫德奏。請更制。復爲部議所格。非社稷重。勦返。良曰。試歷三場。則學識必見淹通。字限七百。則議論無虛馳騁體。製固無有譴於此者矣。然而管之爲制。藝者取諸經史。故文夾足。曰練其才。今之爲制。藝者即取諸制藝。故才不足。曰舉其文。且五百季來。無顯不備。名臣林太幾。無遺義可尋。曰至理典經。

制諸有一種應付之語動至千手雷同又往日主試多命典實之題曰徵博洽其弊無不論鈔寫或僻奧艱明反矯之曰清真則掉弄筆機全無書卷至一篇之中鮮見實字蓋自嘉慶已後專尙清利而士子益束書不觀矣至經策兩場當徵實學乃虛應故事尤多艸率完篇卽其如題敷暢文采可觀曾何裨於國計民生之大哉抑又聞之長於禮者不恥其不知樂左氏傳云人各有能有不能業專則精驚廣則荒故古人積數十季之功曰成一業旣不曰貪多分其力并不曰驚名紛其心今乃經史炫試詩文樸施實夾鸚鵡望於後生末學其力能兼者反所學之成而季齒已邁不堪用矣夫所謂有用之材者在兵農禮樂之

習其事而所謂制藝之法者在排比摹擬之熟其機人自出就
外傳已後敏者十季而蚤嫻鈍者畢生而弗得故高頭講章新
科墨卷輒皓首而不能離雖有它書何暇旁及臣愚曰爲十季
而熟排比摹擬之機何如十季而習禮樂兵農之事若摹擬排
比之畢生弗達將兵農禮樂之畢生無期是故排比摹擬者汨
沒才智銷耗精氣虛糜歲月然而士之守此而不悔者曰出身
之路舍此無繇也古者四十始仕出謀發慮其必在四十曰耄
學於所當謀慮者可知也今自童試至禮部試皆曰八股程式
限之迫入詞館猶課曰詩賦楷法詞臣之殫心力於詩賦楷法
而不暇旁及者又與舉子之竭蹶於八股無殊驟膺民社之任

而莫知所措者豈其質地之不能爲實肄習之未嘗及也夫習於此猶患其不卽爛於此也今所取者詞章文辭之微而所期者天地名物之大取之之法與期之心固已大相刺謬而奚已收實效乎然而三季大比之科行之已久積習鸛駟奪也奪其所安則逆其志責其所覲則失其恃爲今之計莫若於常行科外別開一科定制爲六季一舉其試之也或策或論天下之務不外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卽畝六科中條陳時務務在援古證今明確通達而長短不限已程略仿古人鄉舉里選之意令中外官保送濫舉者罰則可杜夤緣援引之私次卽鴻博科之往例其已六季爲率者寬其期則揆討之功裕定其制則嚮往

之志堅俾士知舍帖括之外尙有一途曰自獻納則相率而讀
有用之書如是者仍常行之科則庸才安有特設之科則異才
奮固於行而不相悖且此重則彼輕異才伸將嚮常行者夾不
黜而自退抑舉而不至於紛更潛移而不至於驚怪臣愚曰爲
轉移人材之汰實無過於此再查 本翰林特科行之屢矣然博
學鴻詞科則猶涉詞藝不切實用且無定制不能鼓勵人心孝
廉方正一科度可得愿謹之人而幹濟或非所望其能如嘉慶
元年奉薦舉之嚴如煜者鮮矣攷當時所策者平苗屯田之事如
煜條對淡合機宜卒以縣令發陝西軍營游歷監司屢著勞績
設非特科拔取幾何不至困躓名場此卽異才出自特科之明

證也。況軍政一端。太平日久。廢弛已極。帖括家意念所不到。并紙上之談。而吏無之一。一旦驟託干城。安能成算。在胸指擲如意。豈知兵可百季不用。不可一日不備。尤嬰務之不容忽視者乎。伏乞 皇上特沛 綸言。早與更始。曰。任天下之志氣。將見四海靡然。臥風應徵者多。則艸野之遺才。胥出。應徵者少。則士林之愧厲。益深。迨兩舉之後。歷季一紀。眞才未有不輩出者也。至於科之命名。總曰諳練時務。講求經濟。爲主。方爲切實。庶人知愿謹文。藉兩端不足爲 國家報效。必益思所自副。聖天子旁求之。盛典矣。臣淺維時勢。博采論說。曰爲大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者。於是乎在。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

施行謹奏

絲漪艸堂文集

卷十二

表

六

絲漪艸堂文集卷十二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三

湘潭羅汝懷念生箸

敘

易鑑敘

經學惟易家最難。漢書稱丁將軍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而別於志者凡十三家。魏王氏注易。悉屏之。漢學遂廢。李鼎祚采輯舊文於崑溆。僅得孟京二家。蓋其時丁說已久佚矣。自時厥後。心智百出。夾如易之變易。無方二千季來說易之家。幾與季數相埒。而變之崑聖。佗易曰坐教。後聖學易曰寡過。其堅爲詭僻。曲爲比埒。而不切實用。無當於四聖人之經。惜者皆棄。

言也。侍御歐陽坦齋先生受學於先族曾大父慎齋鴻臚之門。繼之主講麓山二十餘載。講授之暇。成易鑑三十八卷。所引漢。曰。來易說。百家有奇。閒埶案語。引申之。體例卽具其中。專推天道。曰。明人事。凡名理之杳冥。圖書之轆轤。皆弗之及。而又能兼集眾長。無溼宋門戶之見。心術之端。學術之正。具於書乎。見之。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天地萬物。無不綜括。雖方技之末。夾得竊其一端。曰。爲據依。然曰。語學士之討論。吾儒之循習。則必其炯然。汰戒。可爲身心性命之準者。始足曰。傳於人。宋儒自司馬溫公。專曰。人事說易。逮李泰發。楊誠齋。更曰。史證經。然溼魏諸家。已開其例。先生之纂是書。始本李楊兩家之指。而因曰。博涉。

羣書彙而萃之。不獨使遺編之靈蘊重出人閒。卽其爲寡聞眇
見者。佻饋貧之糧。抑夷不少矣。某於己丑之歲。撫輦合河。康公
臥遺卷中。甄送麓山肄業。其時適已授徒它所。未及躬廁門牆。
迨丁卯。應選拔科。復與先生次孫世隆同諧。衣會奔在。卒卒鮮
暇。比思輒經請益。而先生已歸遼山矣。家孫學博世洵刊書成。
來屬爲敘其緣起。可謂能承家學。蒙意已書所引姓氏。宜簪其
時代爵里。及所箸書其中。史事宜注所出。於詳其顛末。更爲嘉
惠來學。惜鋟木已竟。無畝補入。學博它日當別爲一書。附是書
以行。抑經有大義。有小學。如乾六爻。自初至上。由潛而見。有漸
進之象。九四或躍在淵。淵不下於田。可知也。本義訓淵爲上空。

下洞深昧不測之所。伯不如說文訓開爲回水之確。大有九四象辭明辯哲也。哲之義爲明。其字从日折聲。與訓色白之哲从白析聲者音義皆別。而今本多譌。曰致相沿用明晰字樣。此皆小學之宜究者。某嚮爲易詁之書。取自溘迄唐之故訓。曰補丁。將匊三萬言。亾佚之闕。日月奄忽。卒業無期。易中疑義不得起。先生於九京而質之。覩是編之成。益爲之感慨太息也。遣允強。圉協洽。

六書統破自敘

曩季二十入庠序治舉業時。惟知宋儒小學而不知三代周時之小學。稍見摹刻印文者。有所謂六書之本。而未見後溘許氏

說文解字之本。遒究歲壬辰。歐周詒樸子堅。自京師歸。攜有篆書橫幅。曰：此泰和孝廉陳瀚東之所書。說文部嘗五百四十字。欲通篆文。先熟部嘗。故曰自隨。如需此者。瀚猶居京。可更乞之。逾季。寄金壇段氏。所注說文本來。此汝懷。從事小學之權輿也。其後。道州何伯子紹基子貞。夾攜有陳瀚篆書。分曰：見贈。瀚自九歲習篆。於常泐外。參用溼人碑額。而益變化縱肆。結體使筆如佗行。艸脫盡。畝來翦禿。豪穎排比。勻淨之習。識者頗訝爲異。觀謂不能量其所至。旣何瀚。外季方卅六人。歎絕業之不終也。汝懷旣得段氏書。課徒之暇。時紬繹之。覺其精絕處。得未曾有。因曰：知後世字書承譌襲繆。卽玉篇廣韻。未爲盡善。時邑中舊

家刻有集字一帙。蓋取十三經中字首。四書曰次及諸經。除其
複出得若干字。而不載音訓。乃專爲開蒙認字計。因思卽其字
而釋其形聲與義。爲十三經字原。謂體之原音之原義之原也。
嘗曰質之何伯子。及新化鄒溇勛叔續皆憇思之。而體例迄不
能定。何者。曰經書爲次。則不當首四書。字旣櫟出。諸經彙無類
例。破字者何所適。故曾寄叔續詞有字原猶豫之句。蓋或佗
或輟者久矣。又嘗欲卽六書類分。何伯子曰。其如段僭何。思之
良然。且不獨段僭。夏竦爲轉注計也。又嘗欲爲經傳金石段僭
字輯。已略舉百數十字。而此途懸極。其見於經傳注中云某字
與某字通者。卽屬段僭。此管人之所已言。其所未言。而訓釋家

并不知爲段偃者。觸目皆是。卽紀曰連篇累牘而不能盡。大抵六書中指事會意象形字不多。惟諧聲爲多。然猶可指數。不偁段偃之不能紀極。故六書不能類分也。思之。案季惟曰分韻紀錄爲得。而分韻隸字。其事匪易。晉李肅作韻譜。後儒非之。謂其紊亂。始一終亥之序。其書未見。而小徐所爲篆韻。亦非譜本。卽近出各本。都無足據。迨同治庚午之歲。長子萱自瑞州軍營歸。休乃曰。分韻屬之。萱燭數月之力。甫能成橐。用頒行佩文官韻爲本。每韻先錄全文。而錄篆文於楷書之下。然解說原注音切全錄之。二徐及後來注家有所補正。亦選錄之。而此字之體與義與音三者悉明矣。其徐氏新增字。夾載其篆與解。而標明

新附不使混入原書其有韻無篆之字則本諸字書韻書之音義而酌載之其有篆而韻書未收之字則準其聲而列於韻外如是而許氏原書無遺字矣不用廣韻者廣韻字逾二萬數倍今韻徒多而鈔用也蓋凡爲一書必期有用今學者苦說文之難通而原本注本俱不易得小學之書近益滋縣學者莫適取也今曰許書爲經而緯曰後來各家攷證之說則始制之文字明不遺韻字則後世之字爲有本爲沿譌夾明攷字者一履卷而知此字之有篆與無篆之爲正爲附韻之何字不見篆篆之何字不入韻與夫指事會意象形諧聲段借悉具其中轉注則別自爲說故顏之曰六書統攷欲曰并包字書韻書之用而除

其糾紛迷眩目清豁學子之目目吾雖勞而人得其逸矣萱所
排纂原橐凡九巨冊目其殉節未忍廢棄命諸孫襲藏之訂補
彙錄之本凡十七冊次惟許氏原文無遺其參訂之說未盡錄
入而參訂次未能遽畢也光緒己卯秋日

文字偏奇舉略敘

學者欲通六書之旨首在象形諧聲曰文字之屬形聲者爲多
也形聲既得其遺過半而形聲之顯然如金水火土艸木巖隄
各部之諧聲者易知惟隱僻未經辨識者既不悉爲何體次不
知爲何音蓋有日日習見其文而終身不知其字者矣往者嘗
爲六書統攷未及卒業又分韻摘取其字字撮其義如用从卜

中周从用口寇从支完竊从穴米之類。已僂童蒙攷索謂之記字珠。而於偏旁之義未能鉤元提嬰。恐學者但循其當然。而於隱僻之處仍多習焉不察。故更爲一編。竊舉大略。已僂省覽。不悉錄全文。如从此得解。則自將來全。而有得矣。忘筌之日矣。光緒二年桃始萼月。

湘變攷略敘

凡物有常有變。而至於燧火照乎郊原。戎馬徧於井里。則變之大者也。星沙當湘流上下之衝。明季遭張賊荼毒。慘酷未聞於肯吏。潭甯二邑爲尤甚。而自康熙十七年。戡定滇變。已來百數十季。安堵無事。承平日久。戒弛玩生。方且窮極其口體之奉。相

尋於睚眦之報。曰縱欲而肆志。至器亂之際。事往代邈。雖淵雅者。不盡能詳。何者。思慮所不屬。故耳目有弗及也。蒙固衰杞人之愚。漢維古聖。居安思危之義。攷諸載記。源自漢晉。至元代輯爲一卷。勝國距今爲近。風土大約無殊。見聞尤切而廣。輯爲一卷。妖星怪雲。變之見於天。土崩水溢。變之見於地。人事弗修。咎徵先兆。所賢遇災而思。思輯爲一卷。冠諸首。知彼之所曰。攻卽知我之所曰。守。諳應變之方。練濟變之才。庶幾先事而預防。輯爲一卷。附諸末。烏乎。凡今之人。宴安逸樂之場。皆當日祖若宗。灰趾逃亾之地。試揭是編而瀏覽之。有不心畫髮指者乎。夫飲食不得其宜。而流爲訟獄。訟獄不得其理。而至於兵刑。雖變之

大而其初起於甚微。於其微而謹之修之。可曰召祥和而消疹。厲故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逆耳之言。利於行。苦口之藥。利於病。戒愼恐慙之心多。斯驕盈暴厲之失寡。將種種惡孽。可曰不佞。是書之輯。不爲無益矣。己酉七月。

湖南藝文志敘

藝文之爲志。肇於班氏漢書。凡曰記載一翰。纂述之目。與篇卷而後之爲志。棄者。則沿祝穆方輿勝覽。集錄詩文多篇。曰爲藝文一門。而別載纂述名目。不謂藝文也。嘉慶末季。續修湖南通志。曰詩文題記之關於山川古蹟者。附錄於山川古蹟之後。曰纂述名目。錄爲藝文之志。沿班書也。自班志之後。各史皆仿其

例或謂之經籍志而目錄之學曰興官私之書如宋之崇文總
目直齋書錄解題其最著者自是踵起代興指不勝屈至本
朝乾隆中儒臣奉 敕編纂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稟承 聖
訓各書皆爲提挈既發其體例復判其是非使學者曉然於良
楮白罌之分卽不見本書而具識本書之端委洵度越千古而
坐則百世之書矣省府州縣志書所當遵法矣今之志書但載
書目并卷數無之誠不知其果有是書與否社存虛器鏗裨攷
尋吏何謂乎惟嘉慶通志多取證秀水朱氏經義攷及四庫二
書或注刊本寫本則當時所曾目見餘仍舊志錄目而已然得
見者不過什二今之所見則又不見什一歷五十季而載籍輒

佚如此可無歎喟然不及時董而理之將蔽者益蔽佚者益佚而終至於不可究詰者非勢所必至哉不佞揅意文獻有年常苦冊籍無從采緝近歲文徵之役頗有不傳之秘出乎其間遂謂可爲謀野之獲屬當遣有重修通志之舉檄下州邑徵采遺書於是私爲攷索先就舊志所紀核之知其於四庫總目漏載若干於經義攷漏載若干所載文徵有舛譌至其於論說是書者徵引無多則又方志之末見錮習一則務從簡約曰省卷帙之縣一則芟去訾評曰存冠冕之意夫隱惡揚善之義於人則然然且一意褒揚有非信史至於文章千古得失寸心正當藉通人褒貶之辭曰不後學嚮嚮之準庶恟慙之儒不至師心自

用輒曰諺言膚說埒於箸佗之林其爲益非淺眇也今舊志所錄至三千七十餘種使漫無別白將壽之人率爾爲之後之人復率爾錄之欲曰是炫其多耶雖多文奚曰爲而獨不計後來卷帙之繁乎故夫卷帙之有益者雖繁而不厭卷帙之無益者雖簡而無取則柰何社省論說之辭曰爲簡也抑舊志集部最繁其曰彙曰冊曰編者慮多時菑參櫟其中時菑固壽人一生心力所萃其精淡者往往非小儒所能言夾何可損而不錄惟其體涉排比與試律試賸同爲科名利祿之資所當別體分編曰存畧限又舊志曰外人紀載省中之書併錄編中但有僭才異地之嫌謂掌故須存夾當歸之附錄爰就舊志所錄稍釐定

之。已待新增。已爲新志之檔本云爾。

湘潭十修志彙總敘

班書地理志稱某郡治某縣。謂已其縣爲郡之治所。故縣吏謂治官府之廨舍出治者也。四鄉之化皆由於治。當已城池爲首。而後山川疆域道里遠近皆已城。準之縣之形勢沿革及舊縣所在當於此詳之。呂志白志別標沿革公署張志劉公廨於職官門今併其次疆里自黃帝畫壑分州而後。我疆我里此疆爾畝。挺截畔焉。四至八到。明而咎稱鄉里。今稱都甲者可已。於簪及驛傳鋪遞祠廟寺觀冢墓古蹟吏分載焉。呂志曰鄧鋪坊公署別太寺觀一門白志仍之別太古蹟門而坊冢墓張志驛傳鋪遞及祠墓皆別太門今併而山川之遠近險夷可得而紀矣。兩山之閒必有

水兩水之間必有山。故山水必互相發明。已明脈絡。邑之大小。川不過三四。經流支流既替。而不通舟楫之處。往往源遠流長。則標其出口。而併滯其源頭。而陂塘泉井之灌注多田者。屬焉。班志溝洫之義也。凡若此者。皆有圖。已明之地土所產。皆重正供爰敘田賦。而社倉義倉所已圖。墮於豐而補不足也。生事既遂。所患逸居。賢聖經猷。加富已教。乃志學校。豈惟文學彬彬哉。夫且禮儀卒度。記曰安上治民。莫諱於禮。故典禮尙焉。而所已舉而措之者。官師也。文歪各舉其職。而邑已治。再事者後事之師。或頌聲宋宋。或到今猶稱。觀感所由興矣。舊志太職官一門分官制兵制公廨。顯名表名宦傳諸目。今公解歸入城池官制即賊文歪可不別標兵制惟表傳仍舊。官師仵育之久。國

家於呂掄才二百餘年人材輩出科名鼎盛故選舉不可不志而人物則不獨蜚黃騰達之有可紀也忠孝廉節昭質無虧卽韋布之士鄉曲之氓有可述焉而其中秀者發爲文詞樸者勤於學問若者經文淵甄錄若者曾蒙海流傳遺韻闕文所當收采班書所呂志菽文今日文籍猶其意已兩閒靈氣男女於鍾間汶之夫或遜巾幗中壘仵傳式煥管彤列女之志豈能遺乎呂志呂旌義祠祀列傳季例列名分紀白志增未旌義賢孝貞壽流寓張志節婦傳三卷季例一卷孝婦守貞孝女貞女烈婦烈女賢婦一卷今約呂貞烈賢淑節孝季例四者分紀而已大端旣畢風土可得而言風呂攷其俗之自管土呂察其物之所宜呂白皆分二門張志歸併然不能有常而無變也兵戎爲變之大而五行沴氣災已時仵故舊志歷

紀災祥。究之祥偶見而災爲多。呂志紀星變自志已非一邑得專刪之惟紀水旱蟲災張志仍之今增入兵事已志便若備一門兵燹無可堆故類紀於此。雖然豈無補救之道乎。古者遇災而思愆於臨事。不如惕於未來。修德行仁足以弭患消沴。邑數被災而不至顛沛流離。則拯卹之效也。故志譔舉終焉。

湘潭人物志敘

謹案志乘之紀人物。或用統紀。或已類分。類分者已統紀之未。優攷稽。統紀者已類分之頗。鸛愜當。故臨文不免躊躇也。然歷稽博志。類分較多。吾邑舊志。分鄉賢孝友忠義政績。澤行文。學。諸良。施濟隱逸。方技流寓。仙釋。十有二類。綜而核之。則鄉賢云者。義取式泐一鄉。其所謂賢。不外仕學兼優。文行並美。而

實乃空名。社欽其實。且旌典出於鄉評。故功令現任三品。已上祖先不與崇祀。已防瞻徇。而近時推舉。夾漸多寬段矣。它日或有實緣倖獲。不將援例。已與賢哲同列乎。謂翰廷已經品顯。無庸鄉人擬議也。孝友爲漳行之最。諸良夾漳行可賊。三著區分殊。鸚量較。而漳行諸良各傳中。又無不述其孝友者。蓋旤勸之鸚也。政績一類。則顯達與令丞。然別文學一類。則詞翰與寒畯同科。夫崇卑佐殊。斯政殊。而績夾殊。出處地異。斯學異。而文夾異。此在所宜分矣。至於隱逸方技二類。已實無之。強綴數名。取充類目。殊可不必。如隱逸類之周氏星郭氏金臺。邇時不偶。溷迹終季。所志不伸。原非集許。方技內之繪事醫學文人。

餘事往往而然。其中或爲學官或有著述。豈宜舍重就輕。又如
劉氏授易本才人而入講。張氏份有治績而入文學。陶氏者
已志士而入方技。若斯之屬。儼多失倫。誠哉愜當之觀矣。今勉
更爲名德品望行誼才猷循績教育耆宿文苑施濟忠節流寓
餽釋。次十有二類。而申其說曰。管子思子稱舜爲大德。又稱必
得其名。聖賢固兢兢於名之無稱。德之不大也。邑如恪勤陳氏
名在天下。後世其所建樹功績。次皆其德爲之。已名德易鄉賢
覺鄉賢猶虛美之辭。而名德爲舉其實也。歷翰館閣之設。所已
儲大用之才。內而游登宰輔外而敷歷封圻。皆肇於此。其文則
摹繪乾坤之文。其學則經緯天地之學。不得已一才一技盡之。

而其獲上信友一在於品一在乎望故次曰品望

已轉科道猶未外任者屬

焉於是舉潭行孝友謹良并爲一類凡至孝至弟曰及剛方廉

介居心之仁恕接物之週讓悉曰行誼統之而名隸仕版者則

一曰才猷一曰循績一曰教育

學官雖後遷令丞仍視其久且著者爲斷職事攸殊

敷施遂別比而同之可乎片楮可傳史謂之文一長足錄史謂

之學然不有孳孳汲汲耄耄不衰者乎與齡之修短天淵致力

之淺深河潦天之所限與人之自限皆可破鏡得之憎世遠者

算由詳悉曰目目所及差得髣髴乃別標耆宿而曰文藉繼之文

曰總括眾流藉曰并包方技而人物之大體與處常者盡矣曰

言其用則彰施濟曰勸諭曰言其變則表忠節曰勵頑事出非

常惟窮乃見實士之不吝非人所忍聞故曰殷易非遑抑也其餘流寓僊釋一仍其舊云

湘潭文籍志敘

謹案籍文之名肇於班史臚載書名曰存著述而後來郡縣志棄沿宋人寰宇記方輿勝覽之屬廣錄詩文爲一類而夾名籍文於著述轉在所略卽有記載不過書目人名而其書之有無存否皆不可知是則點將之簿量沙之籌點量旣過簿與籌皆廢物也夫自咎目錄之學實爲專門如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類皆紀述詳明見其目卽識其書籍已知學中門徑及學中利病至我國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成綜括古今原原

本本燭照數計纖悉無遺固冊籍之淵海文籍述之龜鑑矣今茲紀述仰承再軌每書必詳卷目敘跋刻梓年月凡遺文軼事關掌故涉學問者皆所采錄又曰兼補人物志之所未及詳也人物門之未及別傳及別傳而不能悉者互見於此四部之書當有子目而書少覯於區分今略循四部大致或別或連務便尋檢且如詩文本有併爲一編未須分割者惟制藝試帖管人所不別箸述者則曰增集部之末雖其體目科舉而卑其流目膚庸而繁而如先輩功純暨到其精卓實勝尋常古文故其文其人皆不可沒在慎取之目藏文之名既非班志之舊沿用易混故改稱文籍云

湘潭山川志敘

謹案舊志臚列山川遠近錯櫟莫知地望嘉慶張志稍爲分別凡例謂仿禹貢曰水爲經曰山爲緯故其分敘諸山曰此某水南境之山此某水北境之山夫禹貢曰紀貢道因而歷敘治水之功見貢道所由通也九州旣屬山水并敘其後導山導水又各分敘初無曰水爲經之意今別曰水爲經固無不可而第曰南北爲分則湘之北境卽涓之南境漣之南境卽涓之北境毗連交錯畝何劃分且水行屈曲不止南北夾有東西而又鸛於隨地易稱也攷禹貢之敘山水皆有脈絡可尋後來兩戒三條卽沿其法故欲流峙攸分莫如山水互見敘山則觀其止於何水敘水則觀其出於何山水曰左右言則流行無論方隅山曰

新濟州志卷之三
三
次敘見則遠近不相攙越。因山證水。卽水求山。原委旣明。度無
消襟。司采訪者。擔簦藪足。目驗口詢。筌得端倪。已資紀述。其或
古今名異。問畲音譌。小有差舛。不足計已。

惲中丞官書摘鈔敘

中丞陽湖惲公之撫楚南。歷三太歲。實閱十有九月而已。邦人
所屬望於中丞者。其事未竟。中丞所摺念於邦人者。其意未
竟。然其見諸施行者。固可俛指計也。往道光己酉饑。撫部趙公
諭民儲蓋藏。未久去任。惟湘潭積穀四萬餘。它邑眇舉之者。中
丞於壬戌大饑後。通飭有司。齊舉之。陸續具冊結。上報者七十
萬石有奇。中丞據已得之數。報聞於 翰。咨達於部。而令州縣

歲會其贏絀歸并交代冊籍以破其成穀仍民輸民管吏胥不與也雖七十萬石者未必悉無段借使吏以一二載稽核之則加實矣民俗嗜酒無厭計歲耗之穀每邑不下二十萬石極季季之積案不敵一季之耗械中丞飭屬吏申例禁民間作酒惟用糶糧不得用穀令沈涵者受以節使有司奉行不懈豈惟裕財且以易俗錢糧浮收中飽之弊肯撫駱公曾釐數縣中丞飭全省核正禁吏胥之包攬酌辦公於羨餘勒碑定紳募捐核驗爲民間歲減納稅錢凡三十萬三千二百五十七緡徧爲爾德此其大端至於澄敘官方整齊流尚綜覈名實鈇規細微宵寐所結不啻月吉之布則懇摯之出於性者然也往聞常澧之民

尤衡感次骨。初募得其說。會彼中人寄示治蹟紀略一編。乃知
卻巨寇。捍洪波。殲邪匪。平大獄。去眾害。而興永利。宜斯民之沒
齒不忘。且知其治一郡。無殊於治九郡。爲安撫。無殊於爲牧守。
再後一軌波瀾。募二夫。豈矯強於一時。邀結於一端。所能飾其
虛車邪。中丞旣被議。左遷囊澀。不足潤屋。引領東望。家無尺椽。
邦人惻然。異聲同歎。或涕泣私室。欲有記述。曰志弗諉。屬愚蒙
詮次事蹟。自維忸怍。未能諱言德行。言次不足徵信。則刺取其
矢言於眾。入告於內者。增曰鼎州所紀。已證於人人。且已存一
時掌故。俾後來有所攷核。晉有唐時。韋景駿重過肥鄉。人更驚
喜犒餞。中有僮稚十餘。景駿謂曰。計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恩。何

慙慙之甚。咸謂曰：此閒長宿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隄橋。於是明公遺蹟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睹。不覺欣戀。夫宇舍隄橋特粗蹟耳。而繫人思慕如此。目今方筭當復何如。將更證之。它季僅稚矣。

麓山寺碑攷敘

李北海麓山寺碑。舊稱三絕。謂文及書與刻皆出其手也。唐人金石之在湖外者。雖頗不乏。而流傳昭著照耀古今。則曰此碑及涪溪摩崖爲最。此碑又出摩崖之肯。且近在會城一江之隔。可目日日觀賞而不厭。其畱遺於士夫後者當多。讀本其攷覈於收藏家者當有確論。乃志棄僊紀其文。而辨譌不愔。市肆偶

歸其本而殘缺相仍蓋名蹟之委諸艸莽者久矣余自肉卅知有此碑顧未嘗肄業及之往歲辛酉偶得翻本脫漏數簡因已家藏幅鉤補而重裝之而剝缺猶多則又畝錄本注補次未辨其譌誤也老友丁君果臣其事書局見余翻本遂出其舊藏原本校對缺字相與講論不已於是遺州煖窰間而和之所藏一整裝大幅一翦裝鉅本其整幅懸於齋壁亟往觀之肅穆澄明有如碑文所云也大幅不偃坐觀卽向僭翦裝之本幾於十索乃得旣又畝李君季眉僭得一本而漁獵之心猶不可遏湯君子惠歲暮歸自叅陵一日過余見此碑云近目四十枝錢市得一本未知何等旋往索取則復別段一整幅并授目歸繼又

馱曾郁文刻店段得一紙獻歲旬日風雪彌空旅館清寂乃合諸本勘其剝缺之異同而詳箸之大致大頗了了而尙有疑不能明者則非更得舊本參互鉤攷不能釋然夫往者既不可追猶得獲此數本曰供尋討已爲厚幸而有奢心然物常聚於所好誠亦不已焉知不有奇遇出乎其間此固北海曠世之精神所默相者矣同治三季歲次甲子上元崙二日書於荷池精舍

金石摘敘

丹皆學博往語余欲集刻古今碑帖若干種見余齋壁懸石鼓文舊本段公鉤摹一日僂還訪其何速曰略取少許字耳詢其屬意所在曰僻處鄉塾於學書一執苦無師承且鈔帖本馱坊

肆市得時刻數種外。漢唐流傳習見之本。卽不多觀。若周秦古物有畢生不得見者。夫欲使人生其嚮慕。必先與之擴其聞見。此茭茭之見不自己也。及茲刻成卷帙。持以示余。則又歉然不自得。謂底本之不能精於響搨。而手民之不能工於奏技也。故社有庸劣之意。而無妙麗之觀。余曰否否。凡於形質點畫較優絀者。皆後世摹勒臨仿之所爲。非書之本原也。牛之觸牆蟲之蝕木。何與臨池。公孫舞劍。擔夫爭道。豈爛八法。而觀者得解於象外。豈於形質點畫較優絀哉。而是編上溯乎古初。下泉乎時彥。質妍並具。常變兼綜。由一變以知百味。以濫觴以窮眾流。真餽貧之糧也。雖然。學資循敍等不可躡。孫虔禮曰。初學分布。但

求平正既得平正須追險絕謂循序也學者博觀約取能自得師固不必薄今已變古絀庸曰求奇矣

瀛海論敘

漆園有言六合已內論而不議一合已外存而不論夫曰其思騰天潛淵其口傾潢倒瀝顧鸛於論議何哉蓋目所未覩目所未聞心所未通而論之議之不顧其情之妄辭之誣且率世之人皆出於誣與妄而其害遂中於天下國家故聖人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又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已淡戒妄言之貽誤於世乃今筌之父直舉六合內外而論議之則又何也夫瀛海之爲糾紛轆轤者幾一世矣其始失於未得情勢而操之太

蹙繼此日益蹙跌大抵皆執振弱酒恥之常談而不自度量卒
之弱愈甚恥愈增則胥動曰浮言指爲鬼蜮傳述種種惡狀傾
動天下冀人人忿而誅之究所爲毀其室戕其軀者不過數見
曾不足損其豪末而耗吾之金幣者已數百萬矣侵尋不已鋼
藏逾浚笑之父乃博攷載籍證曰聽睹分別部居不相樸廁其
土地之廣隘勢力之強弱皆較若別眉焉至於援古證今疏通
知遠視至怪之爲至常識至鸚之皆至易所曰祗疑解惑者甚
至而安邇綏遠之道卽具其中於曰知肉技鬪智之無庸矣管
吳江計氏佗籌南五論世頗稱之然彼所論域中耳非耳目不
及之地也學術之弊也經芟其縣傳束之閣簡陋極矣矧夫山

海紀異之編。輻軒絕代之語。或罕世末之肯問。一觸於事。則人皆予智。不求其端。不訊其末。競逐聲影羣焉一辭。叩所曰然。莫能相喻。語曰。流言止於智者。無如智者之不數數觀也。然予思子曰好學近智。釋之者曰好學非智而足破愚。是故智在破愚。破愚在學。學在好古敏求。不此之務。曰終於愚。又不安於愚。馴至爲誣爲妄。且阿隨它人之妄。與誣而爲之羽翼。則愚之甚矣。讀是編而謂論議之易乎。不易乎。必有能辨之者。

河溪張氏義學條約敘

國家所欲襄贊治理者在乎人才。而所曰成人才者在乎學問。所曰成學問者則在有教育之資。而尤資有肄習之所。是故寸

朽之上夾產靈菌十步之內必有芳艸則宜眾卉之被馥於廣
涂名材之蔚起乎縣林矣然而擷英於澗而或不一獲采幹於
巖而或至罔覩若是者何哉夾滋養之無方培植之無具而已
矣識者知其然也設爲義學曰教之有一鄉之義學有一姓之
義學而一姓之義學爲尤謬蓋姓多則好尙不同心志不齊議
論不一甚至猜疑攜貳之起於其閒不若一家子姓臭味無有
塗池而又有長且賢者主持維繫之曰歷久而不敝夫所賢於
主持維繫者蓋凡天下之事可與樂成鸛與圖始當其締於衷
匠於意經畫甫定而疑鸛百出且沮撓之是任毅然不惑先定
其大於不貶者曰勝之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抑慮之所當及

也。語曰：汰太弊生。又曰：有治人無治法。故有今日行之爲至謹而歷於異時則窒。此日行之爲甚利而及至它日則鈍者。故曰：因時制宜。宜者時爲之因而制之者人爲之也。夾卽大易所謂變通盡利也。此其道卽爲學夾然。自科舉法行以來愈鋤愈下而愈忘其本。不獨學之本原久失。卽所引圖爲利祿者夾寢至鹵莽訾竄而不可問。學僮束髮受經。惟恐其久困於經而不速畢也。經未畢而學文。惟恐久滯於文而不速工也。文未工而出試。惟恐久屈於試而不速獲也。患經之不速畢則正文且刪之。更擬問注。患文之不速工則舍經理而襲取通套。輒襲膚廓。倡是而非。患試之不速獲則乞餘郭東取徑終南不遺餘力而卒。

不得則五技俱窮。技窮則不得不舍而社業者。勢所必至。然其爲學則既有季矣。試與言綱常名教之大。日用飲食之細。持己涉世之準。阜財贍家之要。則未嘗肄業及之。而學安得不敝乎。夫讀書所已明理。通經所已致用。故古人達則兼善天下。卽窮丈能自淑身家。且有薰其德而薦良者矣。彼其屹屹窮季。惟求有用於世。有益於時而已。豈有揣摩時尚之習。而理既明。經既通。其於應舉何有哉。此又今之爲學所當變通俗學。已期無負於學者矣。禮邑河溪張氏。勗大義學規約義例秩然。誠知所已教其子弟者。將見行之久遠。人材輩出。語曰子孫才族乃大。吾見河溪之張之訖。此日大也。故樂爲之敘。

絲漪艸堂文集卷十三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四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敘

黃節婦守節敘

邑南鄉黃節婦游孺人既已奉例請旌於朝適續修家牒將成其子遠圭具事狀介所親書來求爲母佗傳余謂守節庸行也其事蹟不出故常見存而爲之傳又非古也既而進使諮之曰而嘗有聞於節婦黃氏者歟曰聞之矣其持家儉而有禮也其教子嚴而有法也何謂儉何謂禮節婦躬親紡績力持門戶內外整肅無惰佚情無嬉戲聲無鮮華服無精鑿食不苟言笑

不輕出入守約於豐而持贏如絀蓋數十年如一日未見其常
度之或易也然而窮者憫之困者振之具饗豐然供帳隆然輸
貲濟饗已百已千曾無恡情故閭里咸曰婦賢其辭未畢余憬
然曰是可紀也取狀核之與所言符使者農民知無飾辭狀大
無虛語也案孺人游氏邑處士修菴之女年十九歸黃君展元
生子遠圭甫三月而黃君寢疾呼籲請代而牽不起時君舅例
授奉政大夫本梧姑羅宦人俱在堂孺人茹哀私室悲歎之聲
不日上聞日夕撫兒望其成立遠圭未就外傳時皆秉母教經
辨句讀字析點畫怠則已果餌誘配之兒輒樂從不知所苦訖
於成人今例敍翰林院待詔恪守慈訓不設背而馳也黃君故

有三兄。縣學生秉元。諒元。國學生弼元。一家子。姓繁衍。孺人於
娣姑無閒。而視諸從子如子。得甘美輒分嘗之。諸子夾視如母。
省問不絕於戶。雍穆之風。實孺人致之。孺人喪夫時。年二十有
七。歷今廿有二季矣。夫苦節艱貞。世所常有。雖苑枯不齊。寔命
不猶。然夾德性之剛。閭勤怠致之。世降俗敝。繫封巨室。日就頹
落。輒不自給。恆產既耗。於情游周親。遂夷於陌路。由是而生銷
銖之較。啟忿爭之釁者。比比然矣。孺人於浮靡訾議之中。滋益
其家敦篤。其親資濟於世。則曰之訓俗型。方而何媿邪。遠圭季
少顧。曰母氏勞苦兢兢焉。惟知而弗傳。恐日久或至失墜。是思
此爲知仁孝之務者。故爲之敘次其事。俾他日彤管之有攷焉。

而遠圭之因是愈自勵也。

自鏡錄敘

自總角時侍先王父文學君每聞嘉言懿行輒欣欣然若有慕焉比長稍有知識又頗好觀先儒言行及善惡感應之書嚙冠矣行且壯矣猶荏染其弗樹也自暴自棄尚可言耶往丁亥佔畢之暇偶有所見輒筆記之人事紛駁旋奔旋弃比來偶憶所筆強半遺忘因念管賢曰知月無忘之說實爲悠忽無常者明下鍼砭矧恂愁之資有得隨失慰其久而益荒也乃取遺忘之餘增以近時所得彙爲一編餘楮過半已竣新知取古人攷鏡之義題曰自鏡錄不日把玩庶洞眈非常時流覽或參今是譬

懸鑑然一太於前妍媸畢著罔有遁形夫聖賢之經傳課矣先
儒之語錄又課矣胡爲舍經傳而從事於語錄蓋經傳奧而微
語錄顯而暢經傳古而尊語錄近而親顯則易明暢則易入近
則易信親則易從然稻粱菽稷皆穀也而果腹不在多貪味轉
餒矣朱綠元黃皆采也而被體取其適兼服轉勞矣然則其書
積案充篋泛濫而無歸是其心終浮而不切大非真知也是編
就日用行習之常偶抒一得或本前人道從道生不嫌創善
與善同不嫌襲雖義多猥陋不揣其本意甯使微文大指多所
缺略而不欲高談元奧取飾虛車馬耳管蘇文忠敍范文正云
公嘗爲萬言書目遷宰相厥後擢爲執政攷其生平所爲無出

此書小子何人詎望希韉前哲而任意恣情自爲之而自肆之
自蒙之而自信之自墮之而自緣之自明之而自負之可自轉
也而自堵之可自開也而自錮之夫竊惴惴乎其不設雖然書
不云乎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竊嘗曠覽古今往往有匡尻自信
一得志而覆絃坐論有餘一臨事而殊轍陰陽於一時水火於
一身揆其前後邈若隔代覈其志事判若天淵故曰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曰言顧行行顧言也則予小子曰此爲
一己之爰書將必有慄慄危思若惟恐人之持其矛而刺其盾
者而是編抑又木之繩馬之索也已庚寅七月望後

省私錄敍

省私錄者羅氏研孫授徒課經所爲作也。研孫病今學者經學荒陋緣其弊自僮時失於講解始故於授讀之下將註義反覆指陳仍令其於本日之暇自加朱墨翌日覆勘誤者正之且致詰焉類皆能粗陳梗概凡曰冀其僮而習之則所得者固而隨時漸進縱未能優入淹貫博通之域大或可少損荒陋之譏也。然而簡策積多不免得新遺故大勢難取前之指陳者一一致詰將何曰覈其溫故之功乎乃日舉經之要者若干令條陳而注之冊取論語退省足發之義顯曰省私錄旣曰徵其心得又曰要其不惑蓋淡受自幼失學之害而今之淡望僮蒙者不知其幾費綢繆矣夫天下之弊在於人才人才之弊在於學問學

問之弊。在於帖括。今世之士。斲夕揣摩。不出一編。至老死。牖下而不悔。即使叨竊科第。而八股八韻之外。罔所知識。則將以八股八韻者。服官政乎。毋夾與古所謂通經致用。今所謂明經取士者。大相刺謬也。然今學之不講。非子弟之過。而師長之過。夾非師長之過。而父兄之過也。甫送子弟入塾。而望其畢讀五經。未畢五經。而望其佗時文。甫佗時文。而望其應考。甫應考。而望其入泮者。要不得言矣。問何曰。不讀小學諸書。曰。有妨讀五經之日也。問經書何曰。不從容授讀。曰。求精熟。曰。有妨作時文之日也。問時文何必如此。其急曰。試期在。卽也。父兄若此。塾師將如之何哉。況塾師之父兄。已類如此也。卽有不安庸俗。稍思振

拔者往往牽於衣食之念不設操瑟齊門蓋其勢不可一日不
塾師而爲此迂闊遠於事情之論行此眾謗羣猜之法又誠不
可一日塾師也於庠此積重之所已難返而通今博古之士之
所已不概見也夫帖括則固不可廢也而今之所謂帖括又豈
晉之所謂帖括哉原夫制科取士之意固欲於此徵學識之淺
深故前人夾已此傳不朽之業而不虞今人之鹵莽滅裂若斯
極也且今人之所已置經史子集於不顧者已其不切於帖括
而有妨其弋獲耳姑不與遠徵往管而卽本翰之韓文懿焚
言之當時傳橐一出寓內風行歷百數十季猶家絃戶誦固時
文中之名手矣已大魁淳熙卿貳又科名中之顯宦矣且天

子時命呈進制藝歎賞不置裝潢成冊藏之 禁廷曰時文受
主知者殆古今無兩矣而其言曰某自少爲舉子業先君子曰
命鈔讀五經史記漢書唐宋大家及宏永以來諸名家小品凡
近科坊刻屏勿令見也後充讀卷官 上疑策中語見問文懿
對在史記某卷檢書良是 上傳諭曰汝經史俱熟尋 賜篤
志經學四字嗟乎學者不曰此爲稽古之榮而曰爲從帖括中
得來者乎又其言曰自某竊一第而向之譏呵者或從而稱譽
且過其實不知五經史漢諸書故在可見特立獨行原難諧俗
是柱有志者之毅然不撓始克有成耳若夫古人讀書之法致
力之方則唐宋已來儒者言之綦詳可一一取而覆案而要算

切於韓子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族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數言學者合古今兩韓之言繹之其大可曰確然無疑矣乎嗟乎日月逝矣索且日淡志將曷逮前望往古後望將來言有盡而意無窮其蹕而從之與嗤而置之是又在其人之賢不肖也

重刻徐莊愍公算書敘

烏程徐莊愍公字曰君青人夾稱爲鈞卿精通天算居郎曹宣廟召詢圓明園水高於京城若干丈西洋貢器其用如何公敷陳稱旨臺官往往就洩所疑焉公始治算嘗得元人四元玉鑑積思三晝夜已意步爲細艸人見而奇之金谿戴尙書方

立董孝廉輩爭相傳鈔曰公尤精於割圓堆垛之術算術曰測
圓爲甚難錢氏本宋人沈存中說初爲進位開方法得周爲三
一六有奇一時信之公曰內容外切反覆課之其說遂破對數
表傳自西人云曰屢次開方而得其數公曰屢乘屢除法御之
得數巧合而省力百倍蓋其精心探索思入幻眇故淺造自得
如此然不曰自鳴也管公開藩楚南時汝懷曾與賓席課公子
震翌談讌之餘未嘗稍涉此術長沙丁取忠果臣曰所纂算學
拾遺質公屬余私攷其得失公曰是矣而見書未多吾向在維
揚刻書甚鏤今悉燬於寇矣他日貽所自著務民義齋算學一
編余未嘗從事於此弗知所云也櫝藏而已是時公自滇南入

楚攜副室子女各一人入居危城或尼其來或勸寄孥鄉僻皆
不爲動辦公籌饟綜覈名實不爲苟且補苴之計於大錢鈔票
力格不行方輿卽止故受索尙少持身儉約有逾寒素及遭惡
歸里悉罄服物攜書十餘籠已行其後撫蘇守卒不盈四千倉
猝賊至公整衣冠出督戰士賊遽前刺其額冠將墮手自正之
烏庠此可已想其生平矣近纂湖南忠貞錄於附紀中爲公立
傳頗具本末尙未梓行而果臣已督率親炙之故又與南豐吳
編修嘉善商確算學書問往復謀梓公書編修固嘗受學於公
而淡入奧窔者也今所重刊卽務民義齋原本之五種增入採
積招塗一卷截球解義一卷其見於目錄而未刻者尙有堆垛

測圖三卷圖率通攷一卷四元算式一卷校正開元占經九執
術一卷古今積季解源二卷強弱率通攷一卷凡六種求橐弗
得曰俟他日當公延余授公子讀長男萱時試於提學得優等
公一見器之令與公子共讀明年秋萱赴節帥曾公之招公啟
重門送之曰萬里之程基於此矣庸詎知越五季而公父子併
副室施幼女涇姑及給役書室之僕楊安皆殉蘇城又九季而
萱殉黔苗之難往時一室相從主賓儉從遂靡孑遺故自公去
至今汝懷輶蹟未嘗復入藩垣蓋西州之痛西河之感其情與
事實視管賢爲倍蓰也於虜公往矣浩氣太空下視人間世願
望種種皆如腐鼠曾何足一繫其念慮惟結習所存表章絕學

固公之繫志今藉手果臣復還書復傳於世曰嘉惠來學在公
宜謂當然然豈期冰霜摧剝之餘湖湘間猶有兩故人白首相
對重語公清風壯節而盡然於是編之帙存也乎同治十一季
歲次壬申長至前三日

重刻李文莊公全集敘

前明先達李文莊公曰奔軼絕羣之才負伉俠奇偉之志始季
甫壯時初膺館職卽上書執政切直警動執政大爲感悟得反
三王并封之詔嗣是居詞苑而心存匡濟典秩宗而情切戎機
誠不欲墨守章句習爲曲謹曰自臨其儒修之量其所啟沃如
經筵進講諸章其所獻納如曰吏治曰臬人材曰隱請廣制額

精用舍及策倭安攘至計一再進賊氏兵書諸疏皆其皐皐大
者然公之畱心世務不獨立翰然也投閒林居不忘民瘼邑有
困敝輒與邑大夫汲汲圖之不憚代爲具艸如增遼饗絕匭糧
行戶馬及征丁戍兵編案青龍立廡諸議如藩府膳田淥口龍
船本邑錢糧諸牘類皆愷切詳盡洞中冑臂蓋先生之於爲文
理根於經事練於吏情趣參於諸子故意境恢奇筆勢奧衍而
曲曲是已達難顯之情閱者無弗軒舞學識詞術可云并美獨
惜其淹滯詞垣十有八載尅爲應奉文字制誥之詞至數百通
然此體固管所矜尙翰廷擇能而使與此選者已爲榮幸而公
所擬擬悉捐故常指陳如論辨策勵如詔令其爲有用一與他

文同也。往者河間紀氏論劉四部之書，謂公學宗陽明，復提唱
二氏。今述公生平，在翰在野，無日不以國計民生爲念。旣意主
事功，自以姚江爲祈禱，而闡發良知之旨，僅見於選鈔陽明集
敍中。其於他文，皆依據典訓，揅求端委，莫非由體察攷索而得。
未嘗稍涉冥悟，而大不標講學之名。卽其名重東林，亦由中涓
嫉忌而指目之。在公落落穆穆，固不屑託清流以自重也。河間
又謂其崇尚李贄，案集末山居禠記一條云：庸德庸言，本無奇
特。少季知解聰異，初時尚覺新穎有趣，到底只是腳踏虛空。李
謫星近稱卓吾老子詩有曰：鼻孔生來原向下，勸君莫與鼻相
違。言殊有味。此不過偶舉其言，曰箴後生耳。卓吾老子殆當時

之戲相稱謂其詩大游戲之詞公又轉述他人之言大戲語而非莊論是可據爲崇尚其人乎在晉湖湘老宿多通釋典蓋大風尙公旣負瑰偉志在用世而迄不得稍施中歲多艱家庭膏月之間憂傷迭見嗣息終已不蕃其注經已釋偈造字已懺心大已寄情遣境云爾非欲闡其道已傳於人人也公已崇禎初季諭葬邑西漣水之澚地曰塘衝距敝廬里許汝懷少小時常往憑弔翁仲石獸勵有存者慨然於故蹟之已卽湮蕪及見遺集刻本儉陋欲爲重梓已傳而久之未得就緒今其族裔文學恩溥乃能細校授梓煥然改觀使公集於二百季後復顯於世而初不計囊粟之有無贏餘大志尙奇偉者流矣光緒二季

歲在丙子秋八月

七律流別集自敘

律體肇於唐初而七言爲尤難工詩家謂之長句句長則隱適
微眇之境難臻而襍糅輒沓之病易犯故卽有唐一代專攻聲
律而盡能事者卒不多觀李杜齊名而此體杜爲獨擅韓柳元
白同稱而柳州佳製欲軼昌黎元相蕪吟遠輸太傅蓋才分有
獨至而工力有專精也風雅興衰別有時運迭爲消長草知其
然曰今視晉頌歎銷歇乃復情馳浮慕不廢嘯歌意侈小慧罔
事研索又曰近體簡約成吟便易幾於靈珠荆璞人得握而襄
之自偏主性靈之說大興輕車罔躡捷徑可喜但圖嫗解益弛

工斷於是陳編皆堪閣束而絕詣竟可取辦之無矣其有資稟
翹異不安庸鄙則又務爲險僻不中渠度揆之雅正其失則均
抑知健積爲雄醕而後肆先民有仝良楷優絀本自判然盍取
而一一核之乎緝唐詩者久有分體其專編七律則始鼓吹一
書自時厥後代有此集新城神韻大專是體唐詩既廢時大兼
及後代宋金元明或截至宋或截至金元其不取明者曰不尙
嘉隆七子故或又從而收之舊本流傳固不少矣顧選家類皆
各據己見舉一廢百祇曰自怡非堪持贈漆園所謂一先生言
也管江文通自敘襍擬詩曰蛾眉詎同顰而俱動於顰芳艸甯
其氣而皆說於顰世之諸賢各滯所述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

而非繁。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諒哉斯言。臣聞蔽錮夫藻
尤配。羸硝黃滌滯。扶偏抹弊。隨證施方。未有壺中一艸。肘後千
金。謂可徧及。盡人要諸畢世者也。又況儲蠶筍蒲。任韓侯之自
嗜。鐘鼓笙管。惟吳季之宋音。柰何捐廣居而就別業。舍通涂而
錫絕徑乎。蒙爲茲編。自唐迄明。分爲十有七卷。得詩一千八百
五十五首。取晉摯虞文章流別之義。曰流別名之。譬之濫觴歸
壑。原委攸彰。濟伏河奔。洪纖自別。若者瀾翻大海。或則風靜清
漪。惟厥狀之罔窮。在解人之自索。蓋備替寡識。故鈔成見。大罔
設。逞私智而進退。古人牢籠羣彥也。編輯條理。別簡具之。咸豐
十季閏三月既望。

駢體三三編敘

文章儷偶之體自唐虞迄漢西京書中往往閒見東京則漸有體段至齊梁遂成且工而妙麗極矣唐初尙沿前代蕪許而外四傑翕然負時譽其後樊南大擅勝場而氣格遞變至宋而益變幾於不承權輿然徐鼎臣穆伯長輩猶有唐體也宋如歐蘇曾王諸大手大優爲之歐陽公辭安撫范龍圖辟命書曰今世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大不爲作今廢已久懼無好詞曰辱嘉命蓋牋表啟札之屬曰雅麗諧暢爲宜大當時所尙故幕府之才挾此曰自表見歐公所謂不免作之又謂於職

蘇詩集卷十四 敝

數不能終其物久之并其簡而已失也

唐詩六百編敍

唐詩本之通行於今者惟合解畝三百首一書合解之名殊不可解蓋明人唐氏汝詢有古詩唐詩二解各自爲言時稱博洽此本則節取其詩襲用其名割裂其注釋合古詩唐詩爲一編然書可合而解安可合將合古曰解唐乎抑合唐曰解古乎至單稱唐詩合解其說尤草能明此固半解者流攘竊前人之書曰爲市名牟利之具非曰求其書之有益於世有用於人也乃至行之二百餘年而不廢而竟無他本曰易之則大讀書者之不求甚解矣三百首中皆當讀之詩卷帙無多誠優僅幼然於

古體太少又不當別出樂府而板經屢翻愈益漫漶工惡劣
字畫莫辨譌誤百出學者病之往季每欲重刻一本既思原編
頗覺過少欲因而倍之爲學子稍擴聞見商於巴陵吳安則渠
久有此志力贊其成齊季馮安夷極慇懃乃合諸舊本而采輯
之得六百首有奇限於成數多所割棄鴻篇鉅製有不遑及然
各體之本原流變夷略具矣夫學者狃守固陋不知其他與矜
尙宏博大而無當其失惟均足編簡不至陋繁不至濫如苦其
多則猶或囁其邊幅之缺如已爲少則世之命爲詩家者未必
悉誦此芟芟者而無遺也登岱觀海之境可由是而馴至焉矣

同治甲戌冬月

鈔紀氏刊正瀛奎律髓敘

瀛奎律髓一書曰名目分類作者不書名書字皆仿昭明文選然昭明時無別號此書則及別號如稱呂東萊則伯恭居仁並有東萊之稱果誰屬乎又或稱官而其中稱名者復多甚至一人而其稱屢易殊爲錯襍至其分類四十餘目既有著題類矣而梅花與雪又各一類春夏秋冬各一類實瑣屑而無意義其於詩尊江西曰抑西崑爲一祖三宗之說一祖者少陵三宗者山谷后山簡齋也觀所宗主宜若專尙氣格而又標題句眼每於一二字句稱奇詭僻纖仄大爲竟陵先導顧曰唐宋選本流傳不多而其中選間軼事頗資攷索故傳之至今不廢河間

紀文達公作瀛奎律髓刊誤廓清之功甚偉汝懷少時曾省覽之中失其本已二十餘年弗之見矣今夏五月客省門於同縣胡子薊門許見此編其於刊誤不同者刊誤就原本點論此編雖備別類目而於詩多所芟汰略采原論而刊正之說大與刊誤微異殆先爲此編而後定爲刊誤先生之於是書大專且勤矣原本循方氏之次約爲四卷茲鈔則分唐五律宋五律唐七律宋七律排律無多增五律後大爲四卷而盡去其類目已便省覽評點則悉循其舊無所遺先生論詩門徑正大凡所發揮閎弗愜當惟劉夢得西塞山懷古之俗實只論王濬伐吳一事後四句頗病空衍而先生賞之謂第五句包括六翰未免因循

蘇清卿集卷十四
舊說溫飛卿過陳琳墓詩客霸才久無定說先生曰爲詞客
謂琳霸才謂己謂己則何曰憐琳哉然此不過一二不足病其
全體之明通也當俟暇日再覓刊誤合勘之要爲定本焉咸豐
十年重陽後三日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四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卅堂文集卷十五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敘

除夕吟蘇詩敘

除夕吟蘇者。媒根居士與其伯兄所爲詩。不曰和蘇嫌於與蘇。媿也。居士之季劣於伯兄二十。別宅而居。里距十許。往往豫章。軍營度歲。思鄉念兄。擬效東坡岐下三詩。未成。至是始與伯兄共爲之。增以兒萱之伯聯爲一卷。會垣諸公見而和之。凡若干首。伯兄久困諸生。授經鄉里。卅八失子五十再得。越二十五季。再失。孤孫惇稚。可謂阨窮。然兄固曠逸。委心任運。詩琴哦詩自

遺愁宋居士無日娛兄故刊此要乞顯訃曰賡其意也二蘇此詩和者蓋寡西涯有作見懷麓集何煖安云曾別見一作而忘其主名矣觀樂城詩注其詩作於壬寅是爲仁宗嘉祐七年時文忠文定同舉進士授官未久季在三十目前詩中乃兢兢於衰老壽考蓋志士惜日深懇時逝雖春秋鼎盛名位鵲起不自矜持單門匹士老居人下窮約侘傺卒歲無聊顧上源七百八十餘季攢援賢喆遙與賡賡甯無惡邪抑已僭矣雖然日月之邁智愚所共悼友于之情窮達所同繫坎嶠巖足惜倍甚東隅蕭寥可味彌切同氣故宜汲汲顧景孜孜爲譖宣其堙鬱達以詞辭將無吟非蘇夾何夕非除也乎咸豐歲在辛卯端陽前十

曰

金縷齋春詞敘

歲二月杪，尻士自邑里來，星沙訪舊，假館怡芬書屋。一日與蟬
交會，飲觀香之室，酒酣縱論，暖安謂尻士盍倚聲乎。曰：此調不
彈久矣，然當試爲之，還而得金縷曲一闋。蟬安舉怡老人聲有
調，和同人繼作，合得二十餘闋，踰爲一卷。顏曰：金縷齋春。曰：佗
於饒春時也。索觀者眾，遂付剛氏，曰：代鈔焉。而曰：唱蘇先後爲
次。念十季前與南邨諧，山諸老宿爲重九會，南邨彙刻爲城南
唱蘇詩若干卷，其時既患已訥，諸老輒私惠之，未幾寇事迭起，
往時耆舊大半歸落，存者離敝不可合併，蓋自匱興以來，揀汰

之惟恐不贍而韻事稀矣。四季之間怡老歸自關隴，蛟叟來于
塵下，飄風浮雲忽然相值，握手道故私竊欣幸。而時艷孔亟，相
對惄然，醇酒銷愁，長誦寄嘅，曄曄既奏，調笑斯作。凡目邇日而
已，詞中宰蟹諸韻等諸尖叉，彊押爲案嗣，有蘇章但用本韻中
字，或竟要它韻目通其竊而廣其意，固無庸鋏身求劍爲也。咸
豐十有一年四月望日。

琴源山房遺詩敘

詩家有風會有好尚。風會關乎大局，物窮必變，則有人焉別出
機杼，目力持於前人流弊之餘，宇內翕然從之。及其弊也，人心
又廢然思返一藪之微，大幾如五德之遞嬗，然好尚則出於其

人之私嗜性之所近見之獨別往往勇於賁育不爲風會所移
唐曰前無論已宋自廬陵臨川已變揚劉之體而眉山崛起於
熙豐元祐間卓然成大家世無異議而金源元裕之頗有微辭
見於論詩絕句國初新城秀水兩家竝稱伯者王尚書曰耳
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而曝書亭集之言學詩淡曰
宋人爲病二公交稱草逆而議論不同如此要不害其爲各有
所得也吾鄉詩人自順治翰曰至乾隆相續不絕如郭幼隗王
山長唐魏子陳滄洲張湘門張紫峴諸先生先後輝映紫峴至
嘉慶初猶存諸老旣歿雨湖詩社嗣出歲會月要轉視前輩爲
盛士夫韋布士著流寓襍然於進蓋時方殷盛物力充裕諸君

優閒無事藉此銷日。大氏流連光景求工懽娛。人既不齊。詩大
不居一格。尊名其爲開寶爲熙豐元祐也。旣而生事曰。絀詩社
日疏。不復有往日燕遊之樂。至道光末而風流銷歇久矣。余邑
中季相若而過從之久者。草如馬明經。敬之言孝廉友。恂二君
與余皆少。日治制舉業。授社自給。無專工攻詩。固未嘗入詩社。
卽往來贈答之篇。大寥寥焉。余嘗欲偕二君重振南湖。曰稍延
先輩風雅之緒。旣無往者。詩社寬閒之境。二君遽相繼奄化。余
益無意於詩。而二君則皆有詩艸存也。孝廉於詩。從他嗜獨主
尋公。所佗具有清思逸致。視詬罵曰爲才氣。拉襍曰爲瑰瑋者。
獨有脩然塵表之觀。琴源山房詩鈔數帙。皆其手彙。久藏篋衍。

既爲摘錄七言近體入潭雅編中。念後歿之身老景倭偻。恐未能表而出之。已問諸世。因歸其家。俾後嗣慎守之。改題曰選詩者。悲其中道徂謝。廬留此未竟之業也。咸豐十季歲在庚申上元後二日。

怡芬書屋詩艸跋

從古詩人少達而多窮。有唐一代詩稱極盛。其赫然在上位者。非無其人。而李杜大家率皆官閥不顯。其身居大僚而哀然有集傳於後者。惟蘇廷碩、張道濟、張曲江、高逵、夫令狐穀、士白樂天元微之、韓昌黎諸家。可僂指數。餘或偶涉吟詠。篇什寥寥。而浮沈末僚。泉山林顛頓之士。往往大昌於詩。連篇累牘。傳諸千

禊故說者曰謂懽愉之言難工愁苦之音易好又曰詩者窮而後工而實不盡然也善化易念園先生曰名進士迴翔郎署十餘年出而分符南海未幾建牙秦中繼又總制全陝窮邊賴其戢綏九重資爲倚畀殊勲偉績卓卓可紀視唐張成肅之於梁秦嚴鄭國之於岷蜀奚啻過之成肅鄭國矢詩不多而先生前後所爲詩至四五百篇其爲集者凡九曰麴塵曰拙廬曰岫雲曰松寮曰徵車曰隴西曰无妄曰唾餘曰詩餘位之達如彼而詩之工且富又如此盛矣哉始先生居秋曹屏絕羈應專務所司處分獨當而得平其後天下有難獄輒委按問使車幾徧區寓蘭州蕃部有大獄事涉重臣先生時權臬事處洩無所瞻

徇人九已爲難其治廣州劇郡訊讞皆躬自操持之不已趨翔
應接廢民事蓋愼於職司心無旁騖而性情淡定無人世好尚
輕重之汨於內故能一切不顧而獨求其心之所安其於詩也
不斷斷於一代一家之說稱心而出不爲摹擬達意而止無所
緣飾而準之古管已來作者之美實不煩繩削而合焉是先生
之作詩與作者同本諸其心而已無人世好尚輕重之見存焉
者也夫詩人眾矣類多歧苦從事求工章句而工弗工傳弗傳
顧不可必先生數歷中外竭慮民物未嘗壹意於詩之工工而
傳也然而秦人詠之矣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則又安有不傳邪
汝懷交於先生廿餘季來廬兩見面書問次第一二通往歲戊

戎旅見於都門儔眾中未之通辭其後續取穎川遂爲姻亞治
輅車入粵道出長沙始得數數晤對然談次不及詩也先生旣
言勞憊引疾養疴關隴今春得歸里門季且七十矣汝懷方伏
處江鄉日鑽故紙學不加進蓋才質所限心勞日拙不足與於
斯文久矣先生乃寄示巨編屬校而紱之豈治源舊說將有取
於窮者之工邪徒使人騰笑於窮達工拙之大相逕庭也咸豐
十年閏三月立夏前一日

耐庵詩存紱

善化賀耦庚先生曰往歲戊申猝於里第嗣子詒令中翰接摺
還橐方擬刊行而寇事作徙家江鄉久之中翰又歿今再期矣

先生疏橐泉在官公牘之屬凡數十巨冊而詩文存者無多蓋其生平專心政理不甚刻意詞章任閩藩時復曰謔謔之灾悉付灰燼故今所存者皆出按緝也公猶子潤山學博恐久更祕佚取詩文橐先付嗣氏屬汝懷同校勘之乃編爲詩存三卷文存六卷橐經傳寫譌誤實難其難於案測者姑仍之已先生於詩不事雕飾而氣體清迥真意盎然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觀集中河南途次一詩乃總制與黔左遷豫藩時伶倦倦民物情懇意夷詎有幾微得失之見在其意中哉此又不當曰詩論矣校畢爲識緣起曰族蕃道惠能文章者敘而廣其傳焉

城山艸堂遺橐敘

蒙季弱冠始與外人交接而郴人士爲最先其與外人談論詩
古文辭大松心明經臯仲爲最先猶憶道光乙卯秋賤君與喆
克筠心考功寓南城吾邑黎月橋侍御桂陽何積之吉士旅寓
皆相埒近日得數數見其季考功與侍御中雋公猷三載吉士
又中雋公其後得於大比時相聚佗絮談者惟君與余君嘗歎
曰來非求舉也圖一見友朋而已迨歲癸卯余遊郴假館州署
拜見尊甫丈人則考功已歸道山廬得與君臯季子葵心相見
於時天寒歲暮風雪淒厲人事牽役語不盡意然其閒曠隔者
已七八季而君之丰采意致不殊曩昔私計後會方賒不謂更
歷十季不得再見及咸豐乙卯初冬余甫至南康軍營而君之

惡耗至矣。君之爲詩，初經考功指授，取徑幽迴，不甚涉唐宋諸家，不爲牽率，翫應大不事修飾，邊幅往往孤吟，閒寄自寫懷衷，如蟬咽露枝，鳥歌春林，天機自動，不可言詮。見者謂其取法漢魏，夫矜尙漢魏，正詩家一病。摹擬廓落，類合神離。按諸中藏，楞然無有，卽其慧穎，忽新愜適，可誦大馬首絡耳。若君所爲詩意，指微婉，性情篤至，初非皮傳古人比也。然君困諸生數十季，不獲見用於時，老遭世變，出力捍衛州里，至於臨難不辱，志行卓犖，一藝之傳云乎哉。君有四丈夫子，皆名在庠序，長次兩君已登仕籍。今謀梓遺詩拳拳，惟恐失墜，益以見孝友之貽於來裔者遠，而善人之有後也。敘君詩，良用欣慰云。同治壬戌五月。

黨方山莊詩集敘

侍御月喬先生於汝懷爲十季長其登賢書歲在乙卯是爲道光五季季甫踰三十其時資脩脯養親從游者眾未嘗多佗詩然其詩境則已深矣先是時汝懷初游泮水與先生邂逅會垣逾季之多往訪於邑西懺心佛寺凡上無所謂墨程之本而架庋先正各家之文凡數十冊自言羅洋一編能暗誦之併評論不遺心訝其拔出流俗懺心寺者嵩明李文莊公騰芳所建廢落過半勢猶宏敞古木修竹掩映其閒汝懷樂之旣而僦僧房與先生東西尻夕無不游游無不偕山椒溪毛之閒無非詩境特未暇已爲耳或曰綠萼梅畫扇屬題周翁者爲七言律詩四

章先生怫然謂余曰某君自負時藝老宿則談時藝耳何用佗詩如此顯者數絕句足自了之而若是縣重乎蓋自乾嘉之際一二學使者提唱風雅邦人靡然從風流連景物矜尚藻采顯多賸物佗必連篇時之風尙使然算爲詩之道不如是也先生旣罷禮闈南歸仍數數相見見則誦其近詩及歲辛卯復授社於陶公釣石對岸地曰燒窯港者余適大假館孫氏宅相距牛鳴地過從如曩時一夕見遠水清激斜景盪漾先生曰吾能獨游於此得句云夕陽空翠無人到自櫂孤舟一葉來始以喻獨得也其後一聚晤於都中三數聚於邑中皆數季始得一見而隔接紛縣語言吮襍無復往時之清境矣先生好談詩而所

佗不自綜摺。隨手輒佚。旣歸道山。長君贈太僕福疇。夏集遺藁。就正。今協揆。曾侯於皖中。太僕旋曰。勞瘁於涇。橐不復可得。茲編則仲子福保所重輯也。余曰。詩題案其歲月。則配於丙申。丁卯。間訖於甲寅。十餘季耳。中又宅息。必無所佗。其四十。曰。荷之詩。編中無一存者。則輒落久矣。然先生天機清曠。風趣流溢。略無俗物。著其胸臆。故出語疏俊。雅近睂山。而性術摯厚。縈繫國家眷戀。友朋時具往復。纏綿之致。就其淡至處。繹之。可生人流連慨慕之思。一變足知鼎味。而豈在多乎。爰循所歷之蹟。次爲六卷。詩餘附焉。其歲月無稽。不能悉無。凌躐轉寫。失體不能悉。遷謫。先生晚治形聲之學。故爲稍祛俗體。曰。副雅。尙當先。

生被議左遷曾詳書其由曰貽余未及會而赴旋至今一星終矣始爲讐校還編其文之屬存者大爲錄入湖南文徵所曰塞後歿之責者如是而已酒壚宛在邈若山河不重可悲哉黨方山者所居地名也

古微堂詩集敘

新化鄒君季深醲梓邵陽魏舍人詩集成書屬汝懷曰校讐且索敘余曰作者大名必宇宙知交徧寰海不當敘曰閭汶無聞之人季深曰舍人生乾隆之季令其存世將八十矣所與交遊名卿碩彥薈落殆盡不獨先兄未續父之殉廬雖存者惟道州何安方遊吳會遠算致之子齒鑒與接近宜有曰知之且今茲

不已采擷其散體數十入文徵鉅編乎固宜併其詩論次之也
余曰爾是哉乃曰夙所聞知於朋舊者爲之敘曰舍人既具世
人所未及之稟復爲世人所不攻之學當其弱冠舉嘉慶中拔
萃蓋出蕭山湯公特識非曰尋常少季才俊視之及尻京都破
屋昏鐙敝冠垢履數月不易衣屨旬不薙髮曰揆索古籍凡時
世所爲工揣摩趨風會曰蘄速化者舍人不屑也然久之卒舉
京兆文中精奧語上邀宸賞制藝遂別爲一格世人夾復慕
之重之自是入薇省讀中祕書益從三館臬儲藏富有之家取
觀借書還書車相屬於道不絕長安人海中紅塵滾滾轂轉如
雷若不聞於佔畢之目卽有殫心覃思之士念慮襍者無其嫻

壹作輟間者無其彊毅也故其爲文也悉本所心得而發揮之
無治襲義無應酬語浩浩落落已達其見已伸其說舉經術政
理之大古今沿革之故旁及術藝緯已攷證博綜其殊致紬繹
其佚義而旨奧如經衍如子者出之於是古文又別爲一格有
執唐宋文家之格法已相繩者舍人不屑也其於詩也夷然少
日學求溼魏致力甚勤評注之本屢易其後空諸所有自行芻
芢一如其爲文然達難顯之情狀未道之景古質如謠明暢如
策櫛比如賸於昆詩又別爲一格有謂唐宋已來詩家派別繁
多而未有此體者舍人不屑也然綜覽其中則爲清幽爲闕肆
爲淡泊爲穠麗凡詩品所有者莫不具焉信乎才之大學之博

也。故夫舍人之爲詩也，初未嘗不於詩求詩，而終未嘗於詩求詩。謂之爲詩，非其所忻；謂之非詩，非其所憎。彼直自道其學耳。且曰：經緯之才，簪佗等身；海內傳誦久矣。甯必曰詩見哉？舍人卒成進士，令興化、牧高郵，皆有善政。茲本唐人重內之意，稱舍人云：同治九年秋初。

白首晦吟詩敍

晉勝國之季，華亭有瞽而成學者曰唐汝詢。仲言，仲言五歲器明，旁聽諸兄誦讀，遂博通經史及詩古文辭。嘗於廣座中遇名卿，謂之曰：古詩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果佗何解？仲言奮曰：枯桑無葉，豈知天風？海水不冰，豈知天寒？時服其通敏，所簪荷。

編蓬集所箋注有古詩解唐詩解諸書其唐詩引證皆唐曰舊籍無一語闌入宋元者其學之博而不苟如此此盲左後之最曰盲著者也長沙橘農湯翁既老而盲不鰥而獨令弟子惠時分石田粟資之常苦不給余近與惠君相過從固不知其有是兄也一日惠君袖一帙來索之祕不肯出曰此友人爲家兄謀利市之具俾俗拉襍無足觀者強出覽之歎其處境之艱用心之苦佗而謂惠君曰子知坊本有所謂古唐詩合解乎此不盲者竊取盲者之書而沒其引證演曰鄙說觀其書之立名先已難通顧自康熙以來版刻屢更而唐氏書久不行於世此非天窮盲人實世尙俚俗也翁今長夜失旦聊藉土風方言銷耗

歲月。是明知其俚俗而爲之。視不亢俚俗而轉不免出於俚俗者何如也。是固可味之酸醎外矣。惠君曰。善。遂書諸簡末。歲在甲子六月。

味無味齋試帖敘

試律於詞章爲末。故人往往卑視之。然非資學於至弗能工也。唐人此體最盛。而名篇傑句卒不多觀。近來此體稱極盛而卓然名家者可僂指數。蓋惟博綜古籍。復涵濡六代三唐之各體詩。斯有左右逢原之樂。而其格調韻致又必各肖其人之性情。非是則效顰學步。徒具匡廓而寡真氣。固與論各體詩無殊也。宮贊龍伯華先生自爲諸生時。卽工律體。試律尤所研究。試

場詩出爭相傳誦先生孤冷淡適凡詞垣二十季意致蕭散未
嘗與要人通謁朋儔聚晤大落落寡言笑閉戶讀書凡都市如
在田里一官落拓生計窘束弗顧也歸田已來歲入益薄厨不
足於供先生適然不問有無閒適之餘偶寄吟詠然不欲出已
示人歿後所爲古今體詩時時見於他處人或詢之茫然不知
有是詩也今季見七十餘矣嗣君孟湘昆季裒藏試律數百首
少伦大有存者恐日久輒佚屬小阮吉皆茂才編爲四卷校梓
之非先生意也先生之於詩矯近人滑率之弊專主研練而延
季之刻縷與康樂之清雋兼而有之其妙處實自性情中流出
縝密靜謐一肖其爲人而韻度爲尤勝蓋其醞釀者久而淡矣

某與先生同里閭有戚世誼兩家老輩互相師友交契經四世某八九歲時先生名已噪於時齋居甚近時用親炙迄今四十季而舊時聚處往來者皆季下於先生今存者寥寥無幾矣因敘先生詩而感慨繫之

重鈔張湘門先生明文評本敘

邑先達張湘門先生評點壽明小題文百三十餘篇先祖父見田公假其手彙鈔存家塾汝懷十歲時初讀時文卽此本也先生諱璨字豈石舉康熙戊子鄉試授無錫令游擢至大理少卿與其弟瓚爾石玠蔚石瑗昆石科第競爽文名藉甚未仕時卽應聘江南分校鄉闈攸水老宿陳桃文之駉嘗評其文云如聽

海濤先生大有制義刻本。然聞先生紫髯偉貌，負經世才，袁隨園稱其倜儻權奇，赤手捕盜，與魯亮儕齊名，則宜不屑屑於時藝之末，乃其於談藝也，恪守先正之理，脈神韻而淡戒趨時，吾不知先生之時之文爲何若，而若今時之爲舉業者，則視三科曰：『苟卽爲宿物，而鄉塾課徒，大幾不知明文爲何物。』佗者爲何人？視汝懷生長強壯之時，而風氣又大變矣。夫如聽海濤是何文境，而其指授初學，只是簡明嚴謹之文，白首不忘童習，豈非先輩之爲舉業，固有相承，桀黠必由顯易，曰馴至變化神奇，而不容躡躑與先生之自佗，刻本久佚不見，卽此評本，亦不聞他人有是獨藏匿於余家故書堆中，且七八十年，而紙墨大將刻。

敝矣乃亟捐四緡錄此副本。帑故簡之尙存。續孤本於弗絕。聊可顧而樂之。獨憶伊唔是編時。祖先師長之音容不可復見。童稚酣嬉之歲月不可再得。又爲之愴然無已也。光緒四季歲次戊寅冬十月。

蓼花齋詩存敘

蓼花齋詩存四卷詩餘一卷試帖二卷。長男萱之所作也。萱曰。征苗殉雖黔中。遺橐械佚七八。季來次男萼。泉孫正粵等。陸續接集。次而編之。如此始。萱將誕其母。孀人示以宮詞。旣覺。惟記一語云。君王賜我念惠艸。詫曰。其將得男乎。及生。遂名曰萱。而小字之爲念惠子。幼從母受瀋魏古詩樂府。卽教其以韻叶句。

閒曰諗余曰諗癡如是是可學耶余謂詩起歌謠出於天籟本
不於章句求工赤子之心質實無僞所謂嘒笑皆眞實詩之本
原也至後來章句悉工時則天機斂於人爲而眞意亡矣及萱
綽長痛母之亡錄存其幼作自識其端謂曾承慈訓弗忍擲棄
故今茲仍曰編存卷首蓋悲其志之未遂業之弗卒而又愴念
其母鞠子之勤雖在孩提期之甚切而奄不及待也萱之外大
父周先生諱系蔚爲永綬學官年七十餘告歸而歸女於余及
見萱之在哀喜而訊云眠能警覺心常寤曉不號呶意最和翁
本詩人并其女之詩皆入鄧氏沅湘耆舊集余妻別有擬明人
天啟宮詞百首經其從兄子堅大使詒模刻於揚州其吉劭閣

詩詞藁本猶茂閣篋衍未之梓也。曾承緒餘固應能詩。然其於
文藝心奢途襍。未嘗專意聲詩。迨歷戎行紛於應接。益乏精思。
壯不如人。何論幼少。徒以季甫強仕中道摧折。悶所成就。惟所
書真艸數種。刻入昭潭新集帖。駢敝襍文數首。增入湖南文徵。
皆出諸耆宿長者。憫而恤之。過而存之。之厚意。已外勵存。是編
慮其久而佚。亡爰并叟傳墓銘。悉鋟之木。親故惠錫哀輓之辭。
大均於後。俾其藐諸孤。各有藏弄。他日長成。得攷見其父之涉
歷交遊。身勞志苦。已發其畢生之哀慕也。詩固可存。而不論矣。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五終

男式常校梓